



# 中共宁夏党史概述 (五)

邢万莹

## 解放战争时期 (1945.9—1949.12)

解放战争时期，革命更广泛、更深入，在新建党组织的领导下，宁夏人民同国民党马鸿逵进行了各种不同形式的斗争，终于迎来了1949年的解放。

1946年5月，报经西北局批准，又成立了中共宁夏工作委员会，书记由赵忠国（即中宁人孙殿才）担任。主要活动在盐池县的余庄子、红井子，这两个据点后发展建立为小工委，属中共宁夏工委领导。余庄子工委书记梁大均，副书记李建；红井子工委书记何广宽，同时，又派王茜（即王振刚，平罗县人）到伊盟工委所属的伊西工委所在地三段地同王延一起做宁夏方面的工作。年底，共有党员约400人，这时在各县基本上有了单线联系的共产党员。

1947年初，国民党反动派准备向山东、陕北发动重点进攻，西北形势开始紧张。中共西北局于1月17日研究决定，为便于工作与领导，将宁夏工委与伊盟工委合并为中共宁绥工委，三边地委副书记朱敏任书记，赵忠国任副书记，归西北局领导，对外仍以三边地委统战战部名义出现。三边地委在政治及干部问题上给予帮助。

为了开展对宁马军队的工作，宁绥

工委于1月17日研究决定将余庄子、红井子的武装与在定边由金三寿领导的回民支队合并，成立回汉支队，这是宁夏的第一支武装力量。支队长刘振宇，副支队长金三寿，政委梁大均，驻盐池县雷家沟。回汉支队共计230人，在宁绥工委的领导下，他们进行政治与军事训练，并参加了几次小规模的战斗。后根据形势需要，又将其改编为“宁夏人民解放军”。接而又改为回汉支队，无论是回汉支队，还是宁夏人民解放军，他们不但参加了剿匪，还参加了配合西北野战军解放宁夏的战斗。

1948年春，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北野战军由防御转入进攻，特别是同年3月宜川大捷后，胡宗南主力大部被歼灭，被迫退守西安。关中西北野战军不仅收复了陕北老根据地，还向南发展新解放区200多公里，把战线推进到西安附近。马鸿逵主力也龟缩在宁夏腹地，不敢轻举妄动。解放宁夏的问题逐渐被提上议事日程，在此形势下，中共西北局决定重建中共宁夏工作委员会。

8月31日，西北局办公室通知：“西北局决定以赵忠国、孙璞、梁大均、何广宽、李健、张广珍、薛池云、王志强等为工委委员，并以赵忠国为书记，孙璞为第一副书记，梁大均为第二副书记兼回汉支队政委，梁东岳为该支队副政委，工委归西北局直接领导”。

除此之外，原甘肃省所辖的固原地区，党在那里也进行了大量的活动，建立过诸如固北、固原工委、红河支部等与在今西吉县兴隆镇所建时属甘肃省静宁县的中共静宁县委和县苏维埃政府不少组织。1939年1月至1941年5月，还在固原地区发动了三次回民武装起义，有力的打击了国民党反动派对少数民族的残酷统治。同时，有不少属垂直领导而又单线联络的党员及民主爱国人士等，对宁夏的解放也都作出了一定的贡献。

一系列的事实表明，党对宁夏的革命和解放是关怀且重视的，宁夏的革命胜利是来之不易的，前人流血牺牲，后人永远当记。

## 宁夏党史大事记 (二)

邢万莹

1927年5月

30日，宁夏府城举行“五四”国耻两周年集会，控诉日寇在上海枪杀中国工人顾正红等暴行，反对帝国主义侵略，这次集会，激励了广大群众的反帝爱国热情。

1927年7月

中共宁夏特支和国民军联军中党组织从五中、八师选拔了袁金章、雷启霖、李雨村、张子宽、李廷栋等一批积极分子前往西安中山学院学习。

1927年9月

国民党在宁夏地区进行“清党”活动，中共党员遭驱逐，各群众团体被解散，《中山日报》被查封，社长贾午去西安，负责宁夏党的工作的郭伯瑞回山西榆次，经组织决定贾一中仍留在宁夏开展党的工作，但不久即被国民军联军北路军总司令宋哲元发现，明令驱逐出境，同时驱逐的还有马云堃。

1927年10月

28日，中共陕西省委计划在宁夏发展党员20名。

1928年1月

中共陕西省委作出开辟宁夏工作的计划，派一位同志由平凉赴宁夏府城发展党组织。1928年1月将宁夏党组织改组为宁夏区委，先后发展党员20名。

1928年4月

由于国民党“清党”活动的进一步深入，马永望在平罗不能立脚，在刘堂琛和中共党员叶松林的赞助下，于当月离开宁夏返回北京。这时，在宁夏当地发展的一些共产党员也因此失掉关系，中共宁夏特支的活动被迫停止。

1929年5月

10日，奉命追剿马仲英的吉鸿昌部与门致中在中卫会合，此时，中共党员李子纯等到吉部开展工作，得到了吉鸿昌的大力支持。在共产党人的帮助下，吉鸿昌组织了官佐执法队，配合军法处检查队伍的军风军纪和群众纪律，并成立行军图书馆，供官兵阅读，还为士兵编写识字课本，丰富队伍中的文化生活。

## 宁夏革命英烈

# 为革命事业不懈奋斗——赫光 (下)

邢万莹



的诞生，深受广大劳苦人民的拥护，震动了整个华北。天津《益世报》惊呼道：“……共军千人，则不久而即能满万，俟其羽翼养成，则包围无所施，窜扰不及防，较江西有过之无不及也。”

阜平革命根据地创建时，平汉线爆发了张学良与石友三的战争。由于蒋介石抄石友三的后路使腹背受敌而彻底动摇了军心，所以其部沈克师弃石而投靠张学良，张学良以拿下阜平，消灭红二十四军为条件，将沈克师改编为新编第一师。沈克计多端，为了实现向张学良的许诺，施展诈降计，派人脖子上围着绿布，跑到阜平以东的王快镇，自称“绿军”，走投无路，向往红军，并派代表到红二十四军，要求收编。

党的六届四中全会以后，由于“左”倾错误对红二十四军领导核心的影响，认为沈部是一支杂牌军，石友三已败，投奔红军是真心，丧失了对沈克师诈降的警惕，于是决定收编。政委谷雄一等25人用10多头骡子驮着银元、物资等于8月9日晨去受降，他们一进村即遭秘密逮捕，后被杀害于北平。10日，沈匪见阴谋得逞，便派赵海清旅从王快镇开往县城，称“奉谷政委命令，前来接受改编”。赫光被骗，让他们住在城西法华村。下午，赵海清派副官宋祯来到军部，假称“给养困难，军心涣散”，要求赫军长“尽快接见，稳定人心”。赫光信以为真，8月11日当与刘子祥等6名同志带着银元、肉、白面等慰问品来到法华村，当在赵匪陪同下走进所谓的“欢迎会场”时，只见匪军荷枪实弹，岗哨林立，赫光虽已感觉事态有变，但他仍然毫不惧色，沉着而雄健地跨上一个台阶大声讲道：“你们起义，咱们是一家人了，今后共对付敌人，打土豪、分田地、解放受压迫

的劳苦大众，弟兄们给养困难，今天就发饷，穷人谁也有一本血泪账。我们要起来革命，打倒地主老财，打倒军阀，建设没有剥削，没有压迫的新中国。”

赫光的讲话，深深打动了士兵，虽然他们原定以捋胡须作为行动的暗号，但捋了几捋谁也不予行动。赵匪脸色大变，赫光看穿了敌人的奸计，严厉地提出警告。情急之下，赵匪像条恶狼一样，猛扑上去，拦腰抱住了赫光。赫光拔出手枪，打中赵匪大腿，与之展开了肉搏。赫光身材魁梧，虽翻越了几道墙，由于遭到敌人阻击，倒在血泊之中。同去的其他7名同志，除1名战士冲出重围回城报信外，都英勇牺牲。赫光时年29岁。

红二十四军主要领导人牺牲后，敌人暂时得势了，阜平又陷入黑暗。但“平定兵变”，红二十四军和阜平苏维埃所播下的革命火种，是任何反动力也无法扑灭不了的。后来，红二十四军部分同志在参谋长刘明德和二纵队政委牛明清的率领下，突围撤出阜平进入陕北。

赫光的一生，是短暂而光荣的一生。他是阜平人民的骄傲，也是六盘山地区回汉人民的骄傲。正如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副主任薄一波同志审阅了固原地委党史办公室同志撰写的《赫光传》后所说：“赫光同志是一位坚强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他在党的领导下，同谷一雄同志一道，曾经在1931年领导了华北地区第一次成功的暴乱——‘平定兵变’，创建了河北阜平县苏维埃政权。特别是建立了中国工农红军二十四军。赫光同志为此献出了年轻的生命。他的历史功绩是值得后人纪念的，应该留诸史册。”

1960年，阜平人民修建了烈士陵园，褒扬赫光、谷雄一等烈士。

（作者系自治区党委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中共党史专家）

## 稿民岁月 第三十二期

# 六盘山林业恢复的踏路人——汪愚 (二)

宁夏政协移民资料征集组

汪愚：林业部下放到宁夏35人，由彭尔宁带队，1958年3月到达银川。当时还没通火车，乘坐汽车从兰州转银川。一起来宁夏的现在留在这里的只剩下4到5人，我和妻子张慎予两人，还有张昭玉和陈加良，开始我被分派到泾源县森林经营所。由于我是右派，所以要一边劳动一边工作。我在固原地区搞林业工作，特别是六盘山林区一共待了22年之久，单位的名称也在不断的变。

1960年几个县的森林经营所合并，成立了六盘山林业局。后来又撤销了，1965年又按新疆的做法，成立了林业建设兵团，兵团下设3个师，宁夏是林建第三师。当时宁夏林建三师的规模为两个团。1965年后来了一批北京知青，总共不到1000人，有20多个连队，宁夏林建师撤销后连队大多改为林场。

汪愚平时话不多，从北京下放宁夏，生活条件的落差很大，但汪愚不太愿意讲生活的磨难和艰辛，每每说到磨难和艰辛时也是云淡风轻，三两句话带过。但他对工作上的事情讲的很清，他告诉我们，刚到六盘山林区时，见到的景象让他很是吃惊。林区遭到长时间的破坏，特别是大量设窑烧炭，破坏林木的情况十分严重。

汪愚：我在泾源时遇到一个姓于的农民，有100岁了，他是在同治年间带着全家人从陕西渭南集体逃难来宁夏泾源的，当时叫化平县，他告诉我，那时候泾源县林子还是很好的，松栎为主的林木长势良好，林分结构也比较理想，但由于连年的战乱和人口增加，对林业资源造成了严重破坏，特别是大量设窑烧木炭，破坏性十分严重，加上老百姓没柴烧、没钱用，就上山去砍树，整个林区就变成了一个残败的次生林。树越砍越少、草越挖越稀、人也越来越穷，对区域生态环境影响也越来越大、越来越恶化。

从林业部下放到宁夏的汪愚到泾源县后，看到了林区残败景象，通过调查了解，他认为：六盘山地区林业有较好的发展基础，温度、湿度、海拔、无霜期等树木生长必要的条件都基本具备。但当时整个六盘山林区处在行政管理的分割状态，行政管辖分属5个县，没有统一的林业管理部门。已有的林业管理单位还是各自为政，林区缺少总体保护、管理、发展、扩大的想法，难以统一规划、统一实施。当时林区偷砍和破坏生态的情况也没有完全刹住，一些地方生态状况还在

逐年下滑，他知道，如不能阻止乱砍滥伐，林区的破坏情况将会持续，进山不见林的情况可能会更为严重。

经过长期的调查研究，汪愚对改变林区状况有了信心。但此时还只能抱着信心努力工作。因为他知道，要想改变六盘山地区的林业现状，仅凭信心和自己的认识还远远不够，必须争取到上级领导的支持和科技力量的支撑。这时候，更多的林业科学技术人员来到了泾源，在技术支持上对林区建设帮了很大的忙。

汪愚：1959年区上有个叫蔡学周的工程师，还有农学院的孙岱阳教授，我们一起在泾源县林区调查后，由我主笔写了个《关于六盘山森林资源情况的调查报告》，把六盘山的林业资源情况进行全面汇总，给自治区林业主管部门的领导提供了一个比较完整的六盘山林业资源情况和今后发展建议的报告。

这时候的汪愚还戴着右派的帽子，每天除了参加劳动和搞林区资源调查外，各种政治学习也占用了他大量的时间，生活的艰难仍然持续。一个十分偶然的机会，行政外力支持的机会意外地来到了他眼前，他得到了能向自治区领导反映六盘山林区建设的想法和建议的机会。

汪愚：1961年，我在二龙河林场参加劳动，县上的领导陪着自治区党委常委、分管全区农林业工作的金浪白视察，当时金浪白想全面了解六盘山林区的情况，登上山高险峻的二龙河林场，但陪同的人不太熟悉情况，于是把我叫到了现场。我在汇报中从六盘山的生态、社会、经济的重要性、发展前景和建设建议三个方面说的比较详细。我给金浪白讲：宁夏的三大山即六盘山、罗山和贺兰山，其中六盘山的林业发展条件最好。阻碍林区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是分散管理、各自为政，我向他建议：把六盘山区的林业管理部门整体统一，改变分散管辖的情况，形成管理合力。目的就是在保护现有林业资源的情况下，形成统一规划、统一部署，统一实施的护林、造林、育林和资源利用工作。我的建议当时就得到领导的认可，金浪白让我写个汇报材料，可能是因为材料写的比较全面，他回去后，经研究很快就批准成立了六盘山林业局，统一领导、管理、建设整个林区，对六盘山林业发展起到了关键作用。

（拜学英 王旭阳 蔺银生）

## 用诗记录人生的优秀校长——崔正陵 (二)

宁夏政协移民资料征集组



崔正陵夫妇年轻时的照片。（图片由本人提供）

着他的心。

五月青铜朴面沙，山坡窑洞即为家。

少兄幼弟天涯客，夜夜魂依卧病妈！

1958年正是青铜峡大坝建设的重要时期，整个工地上有职工和家属四五千人，很多职工子弟无法上学，为了解决这一问题，青铜峡水利工程局党委在附近的一个山坡上办起了青铜峡工程局子弟学校，两个老师，30来个孩子，还属于不同的年级。这所学校很不正规，但缓解了工地上职工子弟入学的燃眉之急。当时青铜峡大坝工地是个很热闹的地方，各方水利工程建设项目云集于此，劳动竞赛热火朝天，你追我赶，快马加鞭。这时期崔正陵的诗作多了起来。有对建设者的歌颂，也有教书育人的咏唱。

千军万马铸黄龙，烈日严寒不改容。

夜战呼声冲汉表，一天星斗落青铜！

千愁万苦挺如松，不废荒山悦耳钟。

诗教入心桃李艳，先生乐也在其中！

建设前沿热气腾，诗情奔涌浪千层。

儿歌一曲云天外，兔毫无华但有诚！

在青铜峡工程局子弟学校当老师时，崔正陵向党组织提出了申请，想成为一名共产党员。尽管工作表现突出，但愿望无法实现，因为家庭出身不好，接受的考验多。1958年、1960年、1961年，他连续三年被评为工程局优秀工作者，1961年还荣获全国先进工作者称号，成为出类拔萃的人。由于工作繁忙，无力照顾弟弟，1960年底，跟随他来宁的弟弟又被他送回上海。

1962年6月，54岁的母亲在上海病倒，因学校教学工作没人顶替，他无法请假回家床前尽孝，一个多月后赶回老家时母亲已去世，成为终身憾事。为此他含泪写下了这样的诗句，以悼念孤苦的母亲：

杏坛功业正牵肠，未待弥留负娘。

尽孝床前成奢望，人生难得再恨悠长！

崔正陵：1962年接到母亲的电报，让我速归，当时我是班主任，学期还没结束，没人接我的工作，不能走，我一走娃娃们就没办法了，放假后马上往老家赶，回到家后母亲已经去世了。母亲去世后我终身后悔。这一辈子最对不起的就是我母亲。

在青铜峡工程局子弟学校当老师期间，崔正陵的诗作也多。诗让他自信，诗让他快乐。想不到的是，诗也给他带来了麻烦。1964年，青铜峡大坝工程结束。不久他调到了银川实验小学，还当语文老师。紧跟而来的文化大革命有人举报他写了反动诗。

（蔺银生 王旭阳）